



卢前曲学论著

卢前 著



卢前曲学论著

卢前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卢前曲学论著 / 卢前著. —上海: 上海书店出版社, 2013. 4

(新原点丛书)

ISBN 978-7-5458-0716-5

I. ①卢… II. ①卢… III. ①古代戏曲—文学理论—
中国 IV. ①I207.3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54765 号

责任编辑 梁健民

封面设计 酆书径

技术编辑 丁 多

卢前曲学论著

卢 前 著

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书店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 www.shsd.com.cn)

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635×935 mm 1/16

印 张 28.5

字 数 420,000

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458-0716-5/I·233

定 价 42.00 元

总目录

中国戏剧概论 / 1

明清戏曲史 / 223

读曲小识 / 299

论曲绝句 / 429

饮虹曲话 / 445

中国戏剧概论

目录

序 / 7

第一章 戏曲之起原 / 10

古文字中所见之戏剧 / 10

王刘许三家之起原说 / 11

梵剧在中国戏上之印迹 / 14

戏与曲与戏曲及其作用 / 15

第二章 戏曲之萌芽 / 19

优伶及侏儒 / 19

汉代的歌舞与角抵 / 19

魏晋曲乐及角抵余风 / 21

北齐歌舞戏与隋代剧场 / 22

唐代的歌舞戏及曲乐 / 24

五代滑稽戏之零星记载 / 33

第三章 宋戏之繁盛 / 35

唐五代滑稽戏的遗留 / 35

宋代杂戏的纷起 / 35

宋代歌舞戏之成熟 / 37

宋乐曲中南北曲之先声 / 46

官本杂剧段数的名目 / 49

第四章 金代的院本 / 54

关于诸宫调的话 / 54

《董西厢》诸宫调 / 56

《刘知远》诸宫调 / 61

院本的名目 / 64

脚色名称的增加 / 67

第五章 元代的杂剧 / 70

《天宝遗事诸宫调》 / 70

杂剧体制之构成 / 71

剧坛的收获与作剧家的地理底分布 / 75

四大家之剧作 / 79

元杂剧家之总检讨 / 84

第六章 元代的传奇 / 90

《永乐大典》本戏文三种 / 90

南曲的渊源 / 92

《琵琶记传奇》 / 96

《荆》《刘》《拜》《杀》四大传奇 / 98

第七章 明代的杂剧 / 104

明代初年的杂剧家 / 104

两宗室 / 105

北杂剧的残余 / 108

徐渭及其《四声猿》 / 111

明杂剧之总检讨 / 115

明杂剧家之地理的分布 / 119

第八章 明代的传奇 / 121

明代初年的传奇家 / 121

昆腔之创作 / 125

汤沈以前的诸作家 / 127

汤显祖与沈璟 / 131

汤沈之追逐者及其他作家 / 135

第九章 清代的杂剧 / 142

清剧之四大时期 / 142

《四声猿》的模拟者 / 146

短剧大家杨潮观 / 149

红雪楼及其他作家 / 152

杂剧的尾声 / 156

第十章 清代的传奇 / 159

玉茗堂的余风 / 159

《一人永占》及其他 / 164

李渔及其戏剧论 / 167

南洪北孔 / 174

传奇的衰落 / 183

第十一章 乱弹之纷起 / 186

花部雅部的对峙 / 186

花部优伶的籍贯统计 / 188

极盛的徽班 / 190

乱弹中的名剧 / 193

皮黄的衰落 / 199

第十二章 话剧之输入 / 204

初期的话剧 / 204

西洋戏剧的翻译 / 211

一些努力写剧的人 / 215

中国戏剧的前途 / 218

序

我开始写这一部《中国戏剧概论》的时候，是在河南大学的八间房第三号室中。因为行篋之中，参考书籍不足，所以又携回到江南来。终于是这样仓卒的完成了，在三四个月以内。我起初担任“戏剧史”这个学程，在金陵大学，是民国十六年的事。当时曾编有《中国戏剧史大纲》一种讲义，因为迁徙频仍，现在已找不着当时的底稿；这是使我对这工作，更觉得有些麻烦的了。虽然这三四年来，我在国立成都大学和河南大学，都开过这样的学程，但都是一讲了事的。当世界书局来约我写此稿时，我抱着一个很大的希望，想写出一部像样些的东西。现在完成以后，我重新翻阅一过，这使我不得不有些惭愧了。

中国戏剧史之写作，据我所知，是友人陈绶卿先生（家麟）的一部英文本最早。陈先生允许赠给我一本，几次写信到英国催去，始终没有寄来。听说至今在英国还很流行。但连陈先生自己也觉得太简略了一些。近代的，自然是要数王静安先生的《宋元戏曲史》了。我们就以局部来说，在中国：一部专门论元杂剧，或明传奇，或皮黄戏，或这二十年话剧运动的书籍，都还没有，这是很可耻的事。譬如从昆腔变到皮黄的这一节，还要日本青木正儿先生来考证。当我在成都接到青木先生赠与这几篇论文的时候，我很感觉到惭愧和愤恨。这当然是因为人事不安定的缘故，使我们连作这样文章的机会都没有。局部的整理，还没有成功，而要来写一部正确的有系统的全部的戏曲大纲，这的确不是容易的事。以下的几点，是我写此稿的时候，所深感困难的：

（一）唐宋以前的歌舞，一直推到上古的巫尸；我们假设这是一个系统。宋的杂戏一直变到元人的杂剧、传奇等，在这一个系统中，我们就感觉到文征的不足。（诸宫调与杂剧的体例，不会这样突然的产生的）

而自昆腔一变至于皮黄，在本身上虽然有很多可说的话，但又都偏到声音的上面，活动的上面；却缺乏文章上的联贯。话剧更是另一个开始的事了。这四大段落，要使他如何“一串”的叙述下来，尚有待于史料的发现。现在还不能显然的使我明白。

（二）元明清三代的杂剧传奇，这是以“曲”为中心的。我们可以从曲的起原上推论到宋，到六朝。突然去掉了南北曲的关系，叙到皮黄，话剧，这好像另外一个题目似的。我说过一个笑话：中国戏剧史是一粒橄榄，两头是尖的。宋以前说的是戏，皮黄以下说的也是戏；而中间饱满的一部分是“曲的历程。”岂非奇迹？所以中段的叙述，无论如何比两端来得酣畅一点，就是这个缘故。而全书的“匀称”，便因此破坏了。

（三）在中国戏剧上所受外来的影响，以及中国戏剧对外的推广，事实上不能充分有材料，使我们叙述一个畅快。但这是极有趣的事情。又因篇幅关系，不得多多征引。本书有时引用别家所不大引用的话，而同时人家说得很详细的，我只有从省。这种瞻前顾后的心理，可谓出于不得已的。我惟望戏曲史料一天天地增加起来，使将来有弥补这个缺陷的一天。

我所要感谢的，在此书中得几位朋友的帮助不少。如郑振铎先生、青木正儿先生。因为他们的著述，使我有省却许多寻找、判断的工夫。又叙到话剧上边，因为这是比较最近的活动，所以我叙述得简略的很。而其中有许多叙述到的人物，皆是相熟的朋友。他们的成功与否，此时都还不能论定，所以只用一种希望的热忱，祝他们有更大的成功；至于内容概从省节了。

此书虽写得如此的不自称意，但我想总有一部比较好的叙述，在将来写得出来。好在这还是记载全部中国戏剧的第一部。我且以这种尝试，这种砖石抛出去，去引那光芒四射的珠玉来掩饰我的简陋。

在伏着头，抚摩着我的病足，坐卧小楼，写完了这部稿子，不觉已

经是秋到人间。对着这江南的秋色，重忆风沙中的古城，而自叹奔驱之无宁日。此稿之成，也可作我数月来清静生活的遗留。且以敝帚自珍，并献给敦促我，使得我完成此书的好友刘宣阁先生。

卢冀野叙于南京。

二十二年，九月，六日。

第一章 戏曲之起原

古文字中所见之戏剧 “戏”这个字，在《说文》上说起来，是“三军之偏也。一曰，兵也。从戈，𧇧声”。并没有剧字。但《文选》注引《说文》云：“甚也。”文凡三见。朱骏声谓即勦之误字。勦，《说文》云：“务也。从力，𧇧声。”如此讲来，和现今所谓“戏剧”的意义，完全不相关。再从字的声义上面去考求，戏，从𧇧声。𧇧是什么呢？《说文》说是古陶器。“从豆，𧇧声。𧇧，虎文也。”想来𧇧必定是虎文的瓦豆，如吉金多作那一种贪兽饕餮的样子。《说文》于“戏”所著两义，王筠、朱骏声皆以为“兵也”是正义，“三军之偏也”是“摩”之借谊。“摩”就是现在的麾字。“兵也”者，就是一种兵器。朱骏声说：这种器已是失传无考了。《说文》上所谓“兵也”，《太平御览》上引作“相弄也”。《左传》僖公九年：“夷吾弱，不好弄。”注：“弄，戏也。”这是戏弄互训。《史记》，太史公《报任少卿书》，有这么一句：“固主上之所戏弄，倡优所畜。”好像和现在“戏剧”的意味就有些相合。其实并不自汉代始。《书》，《西伯戡黎》云：“惟王淫戏用自绝。”《诗》，《淇澳》：“善戏谑兮，不为虐兮。”《尔雅释诂》：“戏，谑也。”舍人注戏笑，邪戏谑笑之貌。这才是戏弄谊之最古的。《广诂》《释诂》云：“戏，袤也。”又因为戏术的种类不一，

状态各不相同的缘故。然而为什么遽声而要写作戈呢？古从戈的字，如“我”，“或”，“武”，“戢”，皆示兵力。兵得曰戈，力亦得曰戈。姚茫父说：“戏始斗兵，广于斗力，而泛滥于斗智，极于斗口，是从戈之意也。”此句话可算极详尽的解释。段玉裁说：“兵杖可玩弄也。故相狎亦曰戏谑。”《周官·天官》“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”，郑注：“此物皆式贡之余财所作。”《疏》谓上大府云：“式贡之余财，以供玩好之用。彼玩好之中，兼有金玉兵器。”这就段说引申所本，而戏之从戈，既为兵器，又作弄义，谊皆相贯。所以兵可说是戏，弄兵也可说是戏。剧，从刀，遽声。说文，“遽，相戾不解也。从豕虎。豕虎之斗不舍也。一曰，虎两足举。”所谓两足举，就是表示斗的意思。遽有斗意，斗则用力甚，所以剧从遽声，意思就是甚，或者疾。《汉书·扬雄传》：“口吃不能剧谈。”注：谓疾。因为剧谈必于智慧口舌相争之地而后见。这同于戏的广义。从刀从力，用意相同。戏之从戈，也就是示武的意思。马尊鲍说：“戏，嬉也。令人嬉乐也。此以引申之谊，然必以相弄之谊为止。”从文字中寻求戏剧这一个名词的本义，大概如此。

王刘许三家之起原说 戏曲的起原，说者不一。王国维说：“歌舞之兴，其始于古之巫乎？”刘师培说：“颂列于诗，犹戏曲列于诗词中也。”许之衡说：“上古之时，即有歌舞。《帝王世纪》云：黄帝使伶伦氏为《渡漳》之歌。伶伦氏乃司乐之官。”王氏主戏曲出于宗教的巫；刘氏主戏曲出于庙堂的颂；而许氏主戏曲出于乐官。三家各有其说，但以歌舞为戏曲之前身，却是相同的。此处且将三家一言作一个简要的说明，以见戏曲起原之繁复的情形。

王氏所谓始于古之巫。巫的起原却很早。《楚语》上说：“古者民神不杂，民之精爽不携贰，而又能齐肃衷正。”又说：“如此，则明神降之。在男曰覿，在女曰巫。”“及少皞之衰，九黎乱德；民神杂糅，不可方物。夫人作享，家为巫史。”巫事神是必用歌舞的。《说文》说：“巫，祝也。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。象人两褰舞形，与工同

意。”《商书》：“恒舞于宫，酣歌于室，时谓巫风。”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：“陈太姬妇人尊贵，好祭祀，用史巫，故其俗巫鬼。”足见古代的巫，本以歌舞为职，以乐神人的。商俗好鬼，所以伊尹有巫风之戒。等到周公制礼，定祀典，官有常职，礼有常教，乐有常节，巫风才稍杀。然而后代还见其余习，如方相氏之殴疫，大蜡之索万物。子贡观于蜡，而曰：“一国之人皆若狂”，孔子告以张而不弛，文武不能。后来《东坡志林》上还有以八蜡为三代之戏礼的话。周礼废后，巫风又盛起来，尤其是在楚越之间。王逸《楚辞章句》：“楚国南部之邑，沅湘之间，其俗信鬼而好祠。其祠必作歌乐鼓舞，以乐诸神。屈原见俗人祭祀之礼，歌舞之乐，其词鄙俚，因为作《九歌》之曲。”古来所谓巫，楚人叫做灵。《东皇太一》上说：“灵偃蹇兮姣服”，《云中君》上说：“灵连踈兮既留”，这两个灵字，王逸都训做巫。其余灵字训做神。《说文》：“灵，巫也。”屈巫就字子灵，楚人叫巫为灵，不是战国才有，于此也可知道了。古祭必有尸，宗庙之尸，以子弟为之。据《晋语》上“晋祀夏郊，以董伯为尸”的话看来，非宗庙之祀，也是用尸的。王氏以为《楚辞》之灵，就是“巫而兼尸”。他说：“其词谓巫曰灵，谓神亦曰灵；盖群巫之中，必有象神之衣服形貌动作者，而视为神之所冯依，故谓之曰灵，或谓之曰灵保。《东君》曰：‘思灵保兮贤姱。’王逸《章句》，训保为安。余疑《楚辞》之灵保，与《诗》之神保，皆尸之异名。《诗》《楚茨》云：‘神保是飧。’又云：‘神保是格。’又云：‘鼓钟送尸，神保聿归。’《毛传》云：‘保，安也。’《郑笺》亦云：‘神安而飧其祭祀。’又云：‘神安归者，归于天也。’然如毛郑之说，则谓神安是飧，神安是格，神安聿归者，于辞为不文。《楚茨》一诗，郑孔二君皆以为述释祭宾尸之事，其礼亦与古礼有司彻一籍相合，则所谓神保，殆谓尸也。其曰：‘鼓钟送尸，神保聿归，’盖参互言之，以避复耳。知《诗》之神保为尸，则《楚辞》之灵保可知矣。至于浴兰沐芳，华衣若英，衣服之丽也；缓节安歌，竽瑟浩倡，歌舞之盛也；乘风载云之词，生别新知之语，荒淫之意也。是则灵之为职，或

偃蹇以象神，或婆娑以乐神，盖后世戏剧之萌芽，已有存焉者矣。”

刘氏在他所作《原戏》中说：“颂即形容之容。《诗谱》云：颂之言容也。《释名》云：颂容也。《汉书·儒林传序》云：徐生以颂为礼官大夫。注云：颂读为容。阮芸台云：颂，正字；容，借字。”《籀文》本作頌，而《说文》训作貌。颂，容貌也。从页，公声。《诗》《大序》云：“颂者，美盛德之形容，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。”在上古时，最崇祀祖之典。欲尊祖敬宗，不得不追溯往迹。故《周颂》三十一篇所载之诗，上自郊社明堂，下至藉田祈谷，旁及岳渎星辰之祀，悉与祭礼相同。是颂也者，祭礼之乐章。不独是乐歌，而且是乐舞。《左传》：“夫舞所以节八音，以行八风”，是以歌节舞，又以舞节音。和今日戏曲以乐器与歌者舞者相应一样。《礼记·内则》云：“十三舞勺，成童舞象，二十舞大夏。”注云：“先学勺，复学舞，文武之次。大夏，乐之文武兼备者也。”《文王世子》云：“春夏教干戈，秋冬教羽籥，皆于东序。”注：“干戈万舞，象武也。羽籥文舞，象文也。”足见舞还有文武之分。后代之戏曲，扮演古事，当从此演化而成的。《仲尼燕居》篇：“下而管象示事也。”示事者，有容可象之谓也。此即戏曲之始。刘氏同时以《乐记》上有“执其干戚，习其俯仰屈伸，容官得庄焉。行其缀兆，要其节奏，行列得正，进退得齐焉”的记载，以为即是后世戏曲持器操械之始。又以《尚书·大传》上有古制乐歌，皆假设宾主的话，武王克殷，亦有杂演夏廷故事的事证，以为即是后世戏曲装扮人物之始。

许氏则从乐工立论，因《吕氏春秋》、《淮南子》之类，屡言伶伦作乐之事。所以后世称乐人叫做伶官。《五代史》有《伶官传》，优伶得名，应本乎此。许氏说：“盖古者天子设专员以典理乐章，代有专官。《尧典》云：‘帝曰夔，命汝典乐。’以后设官以司乐者，史不绝书。其典乐者，即总管也。而其下诸乐工，即优伶也。当时歌舞，其态度极庄重，故登之清庙明堂，视为大典。然《周礼》春官有帔舞，羽舞，皇舞，旄舞，干舞，人舞之文；已开后世戏剧之渐矣。”许氏是以